改亭存稿

攺亭續稿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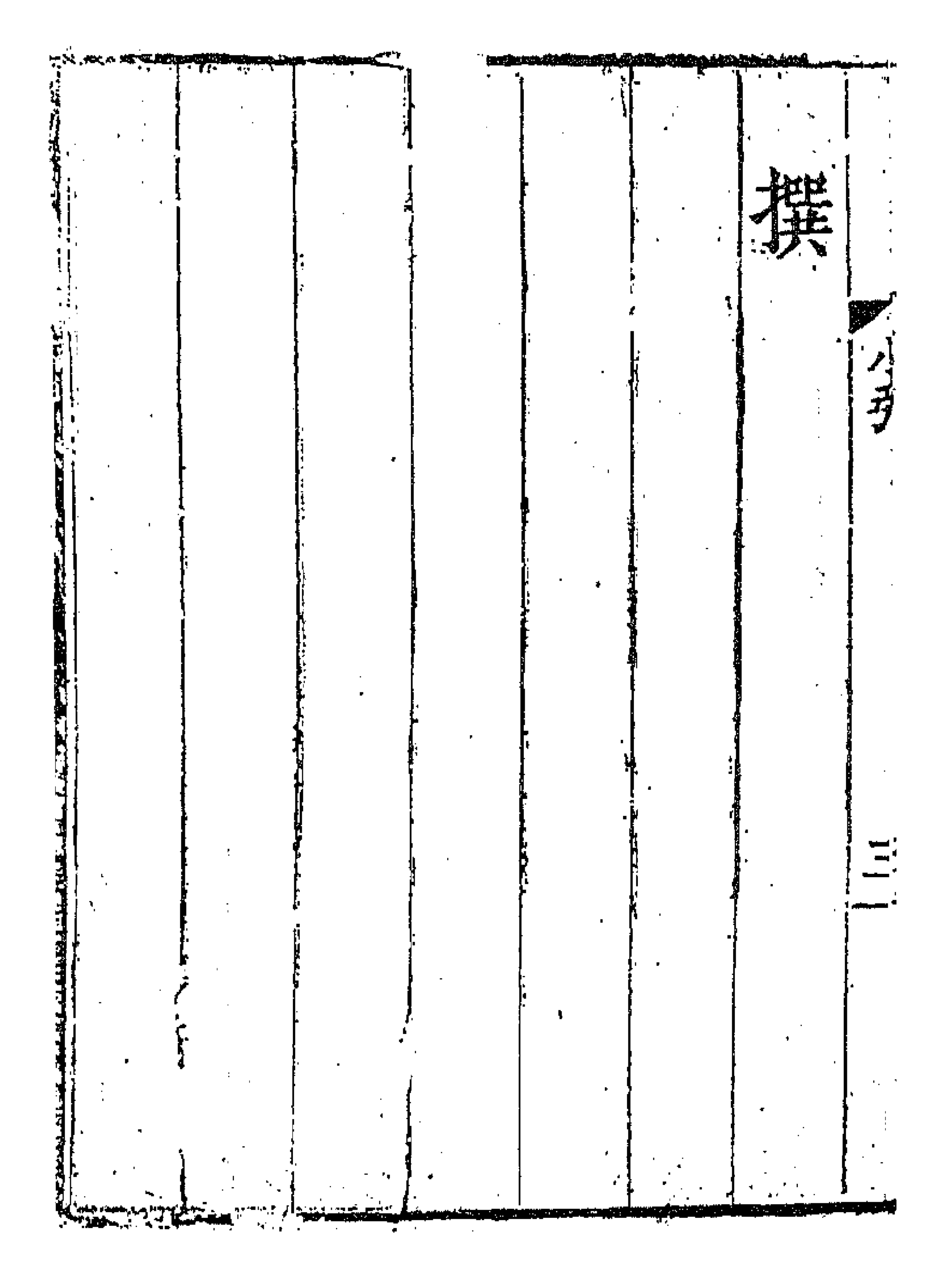
昔昌黎謂子厚不獲大用得肆力於詩文可以傳後東坡亦謂樂天謝政十又五年其詩益化然則天之於豪傑固抑其位而充其學君有意成就之者予嘗服二公之論之高予同年攺亭

方公以明爽之資抱剛正之氣既舉進士小試於行人再試於御史其才識功業已卓然稱於朝野人皆以公輔期之未幾與當道議禮不合及按畿內搜剔巨璫違法事又不合內外夾攻出爲外臺將有下石之計而公

飄然援劾以歸居言路者知其賢不敢薦也閉門讀書百好皆絕手不釋卷者垂二十年其學益弘以肆詩文萃成卷帙名曰攺亭存稿其兄矯亭太常先生爲之序梓行久矣茲復有續稿若干卷委序於予予惟公之學

傳而純大以正者倫於矯亭之序予無容喙矣苐惜其才之大弗獲展用於世以佐吾君康吾民而僅發於文字之間此區區之私有所不滿也雖然王之在櫝劒之藏匣雖一時晦迹而其光采鋒芒終不可掩後

世必有昌黎東坡者識之因其
文而求其人則今日之晦適足
爲他日之顯也予不佞僭爲之
引
嘉靖甲辰秋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按
察副使前儀制郎中時川姜龍



撰

改亭續稿卷之一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輯

壽尚書貞菴周公八十敘

有大人君子膺完福者稱之曰達尊達尊云者德以培之爵以榮之壽以樂之爵係於人齒係於天而可以自致者惟德焉爵尊矣苟無其德則爲倖位齒尊矣苟無其德則爲虛生適足以取譏而自點惡在其爲榮且樂也若吾崑大司寇貞菴先生周公其眞可謂達尊者歟公資性均淑而濟之以學問故其德器成就夐出流輩有王文正之量而不踈有寇忠愍之才而不露有宋廣平之斷而不專在

朝廷則忠勤足以輔治在鄉黨則仁厚足以化俗蓋所謂天下之善士也故其所得於天所遇於人者無所不厚登甲科爲御史進而爲廷尉再進而佐本兵又進而爲兩京司冦

天子嘉其功能褒其先蔭其後將有大用而公以家器大理君並列九卿持盈滿之戒飄然懸車其榮何如哉公稟氣清峻善方藥所以保嗇厥躬者既慎且周故自少而壯壯而老精力強礫優於任事今年壽且八十矣神完而氣充發爲詩文光焰可掬操筆作大小書追蘇逐黃皆可傳後暇則與客對奕盡日不倦子孫皆儒衣冠林立左右侍孝友恭讓書香滿家

其樂何如哉然原其所以致此者皆本於脩德故公之所以安享者異乎他人之為榮之為樂者矣其將來之算可量乎哉仲冬某日實惟生朝筐篚朋車賀客塡道于庭公父子之知無可將者故頌其德之足以致福無忝於達尊之稱者以為天下勸焉詩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又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公其以之雖然衞武公行年九十作詩自儆公之德益脩則爵益尊齒益高他日安車及門登為上公大耋在廷躋為上壽于也更當揄揚福履之詳以備國史之末悉必有過於今日者敬執筆以俟

封工部郎中江村王先生六十壽叙

同年南充王君朝鳴與予同事南北臺以道義還往稱莫逆每道其兄之子江村先生之賢且言先生有子雖少頭角嶄然台輔器也越數載南岷公果以御史外補吾崑令待予以年家禮因諗知先生素履之詳剛直廉讓有古陳太丘王彥方之風宜其有能子公之立身嘗以范文正公爲法以天下第一流人自處予因嘆公父子之賢而信朝鳴之言爲不誣也未幾公超擢以去爲冬官大夫先生因得封如其官益退遜不少侈鄉人愈敬服之不數年公又來守吾蘇則德充而完政化而神剛明正大之中而默寓乎慈祥愷悌之意蓋信先生之家教行於後人者如此厥惟

猗哉先生今年壽六十偶值嶽降之辰吾蘇大夫士皆以詩若文寄遐祝焉傳曰敬其父則子悅公於是不能無喜色而公又吾民之父母也公悅則凡為之子孫者孰不忻忻相告而樂道其家慶乎哉自是先生心神怡愉體貌舒逸齒德並隆褒命荐加為國人瑞以享純嘏今日之賀特千里發軔耳予也忝與年家之雅無以為祝詩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為先生頌之又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為公頌之

贈王兵憲平海冠文

古之論人才者以通才為難通才云者可上可下可

常可變貞而不泥和而不隨無往而不由於道者是也語曰君子不器然亦難矣若今兵備憲副肅齋王公其真所謂通才矣乎公以進士兩宰巨邑殫心膂力一以愛民爲主及改內臺兩按大藩鋤強殛慝風采凛然人曰真御史也乃若兩守劇郡欽鉾鉎敦本實一舉其所以治邑者而時措之未幾用薦擢按察憲副專董武備則又振肅綱紀如內臺而慈仁未嘗不調劑其中是其上下常變寬嚴相濟循法守道無適不可而持身之廉履物之厚又未暇縷數也若此者不謂之通才而何哉公始至太倉適海寇出沒人皆易之公獨憂形於色旦夜咨詢求所以乂寧之術

嘗尋者以為近停閣久之今年秋大肆猖獗勢不可
復行言招撫者公乃排之奮然以討賊自任請於
朝
命下汀漳公總其事而公所之凡百謀慮皆出
於公用王居安以敗擊賊之計不數日有悍夫夜持
渠魁自來矣自是擒斬日多巢穴一洗稔禍悉寧萬
室安枕大抵皆公之功也於是公不器之才又獲大
展於武功而不獨以文事擅名矣吾邑士大夫皆感
公惻隱之惠相率拜公於官署亦委鳳紀其事鳳惟
公之弘勳碩德當崇碑於吳非區區文字可盡第
偶值公春秋六十朋與一觴為公壽且以為東南太
平賀也

贈監察御史趙蒙泉文

君子之立身道德尚矣其次文學其次政事三者得其一皆足以名世矧兼之者哉兼之者不多見于於侍御蒙泉趙公見之公齊魯豪傑也以進士選入翰林爲吉士得讀中秘書故其學淵求精確其發於文辭[illegible]鑿鑿可用有布帛菽粟之實及改內臺出按[illegible]畿公務紛糾櫛理鑑照毫髮不爽而皆以扶良鋤慝爲意梟鱷封豕雷擊電掣若面傷中莫敢喘息蓋所謂真御史也使節按[illegible]獲瞻侍親聽而禮恭氣文而[illegible]譽[illegible]非[illegible]偏和而不隨因知公涵養之素非[illegible]發於文與政事者皆本於道德之推而非一時掩襲者

可擬也巡歷既周忽海寇猖發當事者或持重觀望公奮然以身先之專主戰議而不肯一擾於民不旬日遂至擒獲公之功居多也然有以此頌公者輒退遜不敢居此與韓魏公收斂神功之心豈非先後一轍哉嗚呼若公者真可謂豪傑矣他日德益重則學益固業益廣當與魏公爭高媲美此區區之望也公行矣予辱公之知無可以為贈公與予兄矯亭有文字之交故予於公之行亦以文字報之語曰敬其兄則弟悅悅而書之故不覺其辭之煩也

送督臺馬太守文

傳有云守道而失官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也苟

能守道矣而反至於失官嗚呼可以占世變矣若大邦伯耆臺馬公其守道而失官者歟公以名進士振聲臺端毅然以直道自任所抨彈者皆蛇豕之宿蠹所搏擊者皆城社之巨慝然終以此取忤迴翔郎署者數年僅得守一郡咸謂公之直氣勁節宜於臺不宜於郡及公之治蘇也直而不矯和而不隨嚴正簡約之中而默寓乎寬仁惠利之政上官信之士夫重之小民安之百務紛紏櫛理鹽鹺調劑不紊而一以道主張乎其中真可謂不負所學矣然姜桂之性水蘖之操久而愈堅不能因時俛仰取悅羣目遂至於落職若公者非守道而失官者乎嗚呼柳下惠事人

以直道乃至三黜焉道與世牾韋歷事五季其賢否者之相去如此其安於位與否又如此可不爲世道三歎哉公擇日將行吾邑侯南田先生重惜其去欲挽之未能也丞予爲文以伸繾綣雖然公之德政洽于人心鷹袴之謡四馳郊野他日可以爲觀風者采焉無幾快人心而昭公道矣予之言何足爲公重然南田先生之意非言莫之能將也於是乎書

送大叅王公西行十勝詩叙

古人有言曰地因人勝夫地之勝在在有之苟不得人以倚重焉則景物雖秀麗人莫之知也奚其勝大叅肅菴王公將西行吾邑侯南田先生自婁江至太

行取十勝分題索諸大夫詩送之而委予叙諸首簡于惟公之於蘇也自邑而升諸郡自郡而進諸臬往還於茲土者蓋廿年有奇矣其高才碩德不能縷數姑舉其大畧言之其存心也公其守巳也廉其處事也詳其創法也周而久其待物也公而厚居民牧則篤於慈仁而法不廢處臺憲則勇於振肅而惠自存予嘗頌公以文謂公爲曠世之通才識者以爲確論前此公兩去蘇士大夫皆以詩文贈之而未有以十勝爲祖道者南田先生獨得意外之趣因人以重其地因地以懷其人若靖節之於彭澤昌黎之於潮東坡之於彭城狄梁公之於太行蹤跡所到山若爲之

增高川若爲之加深至今膾炙人口非勝於地勝於人也公之西行不有類於此乎南田先生樂善好禮其施於政者一以公爲師故於公之去旣爲其鄉人喜又爲吾蘇之民惜乃假諸大夫之言以發其繾綣留戀之私予辱公之知較諸大夫有甚焉故所望於公者不止此昔韓魏公旣入相猶惓惓懷山陝之勝形之歌詩他日公登要津位日高而地日勝其於今日之舉知公之不能忘情也敢併述之以爲左券

送鮑大尹之京序

我邑侯南田鮑君以進士宰吾邑者三年政成譽達部使者以賢能薦於朝銓司列其名檄取以去將有

趨次之擢行且近矣鄉進士王君汝欽張君元忠造
予曰君侯吾儕師法也有斯文之雅子盍旌以文聽
其言懇懇焉未幾有耆民數輩峩冠蒼髯儀狀甚偉
造予曰君侯吾民父母也將舍我而去我將焉依子
盍旌以文覩其意孜孜焉予兩諾之凡先生明決之
政勤敏之才經久之法擬拾成章著為四六既詳且
核以代百姓之謡著民得之喜諸進士聞之請益急
昔人有為劇縣者以民心難得士夫難處請益於許
魯齋求所以兩全之術魯齋曰惟公可以服之惟誠
可以感之今先生於士夫無隆厚私禮可以致其悦
於庶民無勞恩小惠可以結其心而其所以孜孜懇

懇並行而不悖者亦惟曰公與誠而已矣公則無私而恩生焉誠則無僞而感生焉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泯者如此他日先生位益高則任益重居言責則振揚朝廷之大體而不瑣瑣於銖兩之奸慶臺閣則培養國家之元氣而不拘拘於繩墨之細庶乎不負所學不負今日之舉此區區之望也不識二君以爲何如予也受先生之知無可以報於其行也頌而繼之以規庶幾古人贈言之義

贈沈邦濟文

友道之不振久矣跡邇而心遠面從而退違求其終始一致如昔人膠漆之喻者難其人哉予鄰有偉丈

夫曰沈邦濟者志大才敏卓然自立蓋東冢丘也子孫元儒與之居同里游同學今年偕試京闈同薦高等雖馮衍劉孝標之三同不足擬也雖然迹之同不若心之同迹同而心不同猶夫不同也傳曰君子同歸於善亦求其所歸之同者何如耳元儒也邦濟也茲赴南宮之試將對
大廷服官政内而事親同於孝外而事君同於忠近而處鄉黨遠而任天下之事同於謙厚同於正大公平而不敢有一毫苟且悖慢之私窮之所守達不離焉常之所存變不踰焉若范文正韓魏公之立朝外與而中同夫然後爲不負所學交道之薄日化而敦

此予心之惓惓也予老矣喜元儒之得良友因綴數語以為邦濟賀且以為世譜張本云

贈奚懷恒文

醫不可以名求有名浮而實不副者有實勝而名不揚者君子當求其實不當求其名斯得之矣若吾邑懷恒奚君其實勝名者哉君自少讀儒書已見萌蘖其尊人秋蟾先生教之醫遂精其術于不暇遠舉予家臧獲遘危疾得君而起死者七人矣今年冬予次室病頗奇始也以氣食觸風寒熱大作中變洞泄其後也痰火繼之中滿胃虛粒糁不入口者幾半月君藥之弗效乃召所謂名醫者視之亦弗效越三日勢

愈劇群醫束籠告去曰不可爲矣君診脉疑有宿積以大黄下之然虚孱之甚君亦不能安寢夜起步中堂咄咄私語曰背水陣也明日下滞積薄暮索粥自是熱漸止泄漸減數日而愈嗚呼君可謂奇兵矣較之以醫自負束手無策者其名實之相勝何如哉雖然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亦一二數耳未必盡然也珠之沉淵玉之隱櫝其光彩自不可掩吾知君之名從此起矣而彼號爲名醫者或短於一日而長於平時或熟於正陣而諠於用奇亦未敢必以爲無實也

送盧公趙先生歸諸暨桐城叙

鍾愛憲副無異巳子而憲副所以承養朝夕者曲盡愛敬嘗語人曰吾愛孺人恩猶吾母在堂也在夫則爲賢爲婦在子則爲賢母若孺人者所謂女德之幾望而謂繼母寡賢豈定論也哉於是憲副位日高祿日厚滫瀡之奉日益豐好孺人怡然安享雖封君仙遊有年不知有嫠居之苦今年壽且八十三月某日寔維生朝憲副冢器欽甫體其尊人之心設廣筵邀諸縉紳爲綵戲之賀彤楫塡其桌登饌盈其庭除詩文四壁珠璣燦然子孫羅列捧觴拜舞輝映閭里人皆嘖嘖稱嘆盖一時盛事也其將來之筭可量乎哉予姪婿梁君乾伯徵予文祝之予故述孺人之賢憲副

之孝以彰其家慶之有自予納交封君父子間蓋三世矣累善積德宜有餘慶今日之賀特千里發聊耳予拭目以俟

趙封君七十壽叙

昔人謂人之大欲有三曰親之壽子之賢身之康寧三者得其一則樂二則難三則爲完福矣然非其德之足以承亦難乎其爲享者吾趙封君一竹先生其可謂以德致福者歟先生禀賦淳厚以嚴正治家以剛直化俗有古陳太丘王彥方之風故鄉人皆稱爲古君子年甫冠遊縣膠文戰屢蹶遂棄去奉母太孺人卜居松崗之塢墾田灌畦勤滫瀡之奉凡二十年

太孺人安於色養享年九十因號松崗農隱生丈夫子五人或耕或讀咸𢷬成立孫十六人皆循禮守法無敢以惰容戲色過庭者晩年移居城中種竹樹亭觴咏其間對奕書日復號一竹隱叟性侃直一介不苟取與所交皆正人端士以道義相切磨有過輒面折之嘉靖庚子秋季子子舉領京闈鄉薦第一人有司勸以冠服先生益謙退不肯少自盈今年壽躋古稀八月九日寔維生朝予孫元孺忝與子舉榜末邀諸同年繪圖賦詩爲先生壽謂予有通家之雅虛上方序其事予惟先生欲親之壽則登期頥欲子之賢則膺魁選欲身之康寧則強鑠無恙伉儷齊年安享

純嘏昔之所謂三欲皆兼而有之非先生之德之邵烏足以致此哉矧子舉德器凝重學識淵永高科顯秩可以立俟他日先生榮膺
褒命逍遥太平脱去世累望之君列仙中人其壽蓋未涯也予雖不獲從先生遊然迹遠心邇得以文字致慇懃焉昌黎所謂千里而神交者也

送支問竹赴任文

予為諸生時與伯兄矯亭顧未齋倪可琴陳望洋及問竹支君為忘形交號為六友務期遠到君尤卓卓不凡學優而行高余輩皆推重之君亦自負謂功名可俯拾而予於六友中最稱庸劣乃獨先第諸君尚

自奮相與誓曰以人勝天乃擇僧舍為文會日程月
課勵勤警惰薄示賞罰既三年矯亭望洋未齋同校
甄録而君又下第然志不少挫愈實勇旦夜淬礪以
求必勝如此者復數年未齋登極品矯亭為太常卿
下忝臬司望洋宰同鄉而君僅以歲貢授紹興學傳
嗚呼人果能勝天乎哉君亦安於命不自戚戚因知
君為有道之士也雖然古之君子道不行於身則私
淑諸人君亦以學行率多士多士他日發巍科躋顯
仕以德行扶世教以文學飾吏事其豐功懋績皆君
之賜也何必身覩為之而後為快哉君行矣吾見公
卿大夫會餞於西郊謂予與君為老友委叙其事予

因誦唐人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之句爲君祖道
因憶舊遊晨星朝露不能無感云

送二槐沈公赴任序

孟子謂君子之澤止於五世朱子廣其義曰君發源深而承流遠雖百世可也然造化之乘除人事之消長有不可必得者求其發源之深承流之遠難矣哉若吾崑文獻世族獨稱沈氏沈氏自歷宋以來代有聞人或以學行或以功業或以科第其他書義賢會衍世橋門者相踵君今惠州守二槐公亦其傑然者始公以進士高第翺翔部署擢守循州以文學飾吏以寬厚待物也　訟獄衰息足以答物其政肅然則是

以服邪其寔[illegible]蕭然廉足以範俗古之所謂循吏也
未幾以内艱服闋改令職時公之子子善以大學生
領京闈鄉薦第一人吾崑自
國初來未有發解居首選者子善獨擅數百年所無
之美而公能種德脩行以通濟之不使其澤少有淤
塞君子以是知公之源深流遠朱子所謂百世可以
預占矣公行有日予辱知厚無以爲贈特表公光前
裕後之實以壯行色且使惠之民知公之可重者如
此予昔年亦忝東廣之
命以疾在告不果行然不能忘情於廣嘗以所欲爲
者告公公以爲然公去必大展厥蘊以加惠於廣之

民庶私懷之一快也

贈王母項碩人貞節榮旌序

嘗讀宋大史周節婦傳云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而畧守節夫白刃在前憤氣所激人情或能勉至於困厄切身而其志不渝存人之孤而教之有成非定志立身者不能也其難何如哉君吾崑王母項碩人其斯人之儔歟碩人自少育于外祖劉欽謨先生家能誦孝經小學且了其大義性敏而堅才美而果東谷王公知其賢擇配其子次谷君未幾次谷病劇碩人在室聞之誓自盡會病愈中止十九歸于次谷生子汝欽方三歲而次谷卒時碩人年甫二十四哀毀

幾絕東谷家事日隧抱病床褥碩人躬執薪水麻枲之役以供饔飧湯藥之奉又能推其餘以養其父母內外稱孝無間言次谷之喪以貧故數年不舉碩人不忍釋服及東谷繼歿結廬墓傍以營葬事有識者謂次谷不死也汝欽漸長擇明師教之夜則課讀無間寒暑辭嚴色厲未嘗姑息每諭之曰汝父平生苦學不獲一奮吾每痛恨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汝之責也汝欽於是感激脩德樹行窮經取科卓然爲吳中偉人茲者有司以例奏旌其門光耀閭里汝欽同袍諸進士相率往賀元忠張子因徵予文表其事夫守節之難難於殺身在碩人所尤難者有三事焉人之

所依以生者衣食也衣食不足雖丈夫多至敗節碩人罹此大變不免於寒餓而氷蘗之守不移此一難也呱呱之泣自乳哺提抱以抵成立其間辛苦萬狀慈不廢嚴愛不忘勞此亦一難也身處不足而又能剏其所有以給內外之養此又一難也碩人抱此三難益堅栢舟之操終享安節之享家給子貴而又獲旌門之榮豈非天之報施也哉予嘗慨近世旌門者之難有限年之制有覆案之勞經數十歲而後得報報者不百一而其子孫不賢弗獲表見於世者有之若碩人今日之舉其為　國典之光鄉俗之勸多矣汝欽其亦知所重哉

壽邦伯二槐沈先生六十敘

吾邑大邦伯二槐先生沈公今年壽六十季春某日爲岳降之辰諸姻友函將壽斝賀之先生辭焉兒子輩請予文以申通家之誼令之祝先生者必曰前有閥人後有令子先生光乎前而裕乎後其賀也不可辭予之所謂可賀者不止此請爲先生數之世之處高位者逐逐其欲劬劬其勞忡忡其憂先生能早辭官脫去重負超然遠舉可賀也官已矣而或抱負不舒形氣衰沮者有之先生精爽益完眠食安好步履便捷可賀也身強矣而或孜孜幹家銖兩不挫者有之先生浮雲富貴世味蕭然將謀西湖鴈蕩之遊其

胥次何如哉可賀也樂遊矣而或汗漫忘反廢時失事者有之先生張弛有道持己恭而執事敬百爾應接罔不曲中可賀也夫見幾勇退有澹成之高葆和完神有白傅之樂登高涉深有東山之興立身刑家有正獻之嚴執此四美與造化酬酢挹三光之精順四時之氣詩酒足以怡其情親朋足以悦其志田園足以給其養先生之壽其在茲乎而光前裕後之説不與焉予也南濱之匪人也於茲四者亦庶幾與先生相似今年已踰七而有望八之想裂以先生之德將之其遐算可量乎哉予知先生為詩故[illegible]人與俾兒子光啓於仙再拜以獻先生[illegible]以俟[illegible]

辭

送乾伯梁君之任詩序

紫陽夫子云君子之仕也不在位之大小在盡其職以行吾之道而已故孔子不辭乘田委吏柳下惠不卑小官程夫子亦曰一命之士存心愛物必有所濟視彼居高位而播惡者其賢不肖之相去何如哉吾邕稱世家必數梁氏代有聞人簪纓相繼至乾伯尤其傑然者也吾兄太常公自幼器之妻以女嘗曰魁解才也既入學宮屢試不偶僅以例遊國學謁選銓司考停等授雲南楚雄衛經歷乾伯捧檄有毛遂之喜人皆異之曰乾伯才大而官小奚喜爲乾伯聞之

曰爲知子哉士貴行志雲南爲　朝廷雄鎮而變故
又當南北之衝凡軍需之出納夷情之叛伏征討之
機宜安撫之方術經歷皆得而主張之其職則小其
責則重吾知盡吾心以行吾志達吾道而已吾又烏
知吾官之崇卑乎哉子聞之嘆曰達哉乾伯可謂不
負所學不負太常公之知矣執此以往政善而名日
彰他日超遷要津位日高則志益大功業益廣循程
朱二夫子之訓以希聖賢之事業乎於乾伯重有[illegible]
焉乾伯行矣諸士大夫咸作詩送之子姪孫恩[illegible]
而登卷子得爲序于闕雲南去吾邑萬里發軔[illegible]
程與乾伯功名遠到發跡於一命者盍相類云

藤谿序

思竹張子一日過余順寧軒坐談久之問曰古之人名字之外不聞號今之人不論人品卑高年齒長少皆有號號之義何如予曰號雖非古然托物以存勸戒於義亦無不可張子曰吾友沈子與氏所居之後有紫藤一株纒繞大樹將四十年其枝垂垂臨水如纓絡然其花以萬計望之若雲錦予與携酒就花下飲予因以藤溪擬其號子與不敢當君公肯引進後生賜之一言以示勸勉予應之曰藤之爲物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語其可用則丁公藤可以愈𤸇毋之疾可以楮資文字之用可以杖有扶老之益語其

不可取則柔枝弱榦倚附高樹樹爲之困故樂天詩曰先柔後爲害有似諛佞徒二者在子與擇而去取之可也勸其所可用戒其所不可取挺然立身脩德行義思愈疾則事母必孝思杖則遇長必敬思楮則見文士必交使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藹藹乎爲一鄉之善士而不敢諛佞以依附於有力者此則子與取號之勸戒也若徒以號自侈而不能因物以勉進碌碌然與庸衆人混處與草木同腐則茲號適足爲有識者所鄙笑烏足爲輕重哉張子作而嘆曰長者之言也告諸子與子與忻然曰命之矣敢不勉力承訓因買紬登子言懸之屋壁以代韋弦

送邑侯宋先生旌取序

今天下守令之考皆主於監司舉刺既定列其名關於 上乃下吏部擬其褒貶而黜陟行焉其考最者檄取以去有不次之擢蓋定制也邑侯陟臺宋先生以名進士宰吾邑三年矣予嘗兩聞侯考最之語一則曰公而勤一則曰公而廉且曰有古循吏風所以狀侯者甚稱吏部據之移檄促就道戒行有期雖攀卧塞塗勢不可留於是吾邑諸大夫相與餞於西郊之問潮館而委予敘其事予惟公則無私而明生焉廉則無餒而威生焉勤則無替而政成焉求之古人若包孝肅之公趙清獻之廉何易于之勤皆表表可

法三者得其一皆足以取譽矧兼之者哉侯之蒞崑也有一定之志有不易之法凡所以審徭役均賦税理刑獄百責紛至鑑照櫛理毫髮不爽不以貧富强弱而低昂其手何公如之而其所以守身者蹈繩墨嚙氷蘗自奉甚約而應酬甚簡未嘗一毫苟取於人而民亦不知有銖兩之擾何廉如之然侯不以其長自足亦不以官成自怠早而作夜而繼孜孜民事至忘寢食其勤何如哉惟公也故其明足以照物惟廉也故其威足以格奸惟勤也故其政成而旌舉及焉由是而居臺諫由是而進館閣其豐功茂績必有大過人者他日當與孝肅清獻易于三公爭高於後先

然則今日監司之與銓曹之擢特千里發軔耳予歟

爲此言而請正於鶴村無庵二槐邢伯皆曰侯之政其可稱者不止此然不能盡書也予聞諸大夫皆有歌詩揄揚侯應變之才通敏之識博贍之學旣詳且核當合而觀之以互相發云

贈梓吾陳先生考績詩文序

梓吾陳先生得其尊人高吾公家學旣發於科第作推吾蘇者三年矣茲將考績北上自郡而州而縣公卿大夫士之名能詩文者各出所長以華其行得數百篇萃成巨帙類行先生出示予且曰某無能於官惟實不副名是懼而諸公贈言多頌而少規心寔耻

之子知我者幸為我序之予受簡嘆曰謙哉君人進德哉君人傳曰闇與譽而喜者譏之囮也名盛而懼者德之基也先生之蒞吾蘇心一而政平力勤而事集監司先後至皆委重焉事無巨細惟先生是信具成案以進未嘗有齟齬者而訟者無分勝負皆稱平焉其他高才敏識者於諸公之贊述者遺篇累牘多至不能盡讀在他人得之必至於喜而誇矣而先生反以為恥而懼焉予是以知先生之謙而進德之基在是矣執此心以應天下之務安往而不得其譽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先生無忝焉且昔人之善敢不過棄茲編與野人之[illegible]言膾炙人口刻高詞[illegible]

旬金春玉應而又出於賢士大夫之揄揚哉高吾公
文章宗主也先生公事既竣假道歸省捧是册爲壽
吾公壽予知公之樂有能予庶幾爲之一快也

贈兵憲蒙泉敖公靖海盜敘

海寇之爲患久矣嘗橫於成化弘治間遠不及論自
近事言之一發於嘉定知縣事蔡侯未及其舉事而
先擒之尚書龔公輩徵予文記之再發於太倉則勢
頗猖獗兵憲蕭庵王公平之吾邑侯鮑君又徵予文
記之今年夏江右蒙泉先生敖公以山東按察副使
領
勅專督武備駐節太倉公以粹美之德明敏之
才識高而量宏氣充而勤事歷任未匝月聞江陰濱

海有劇冦族巨人衆智多力齊卒難剗削乃以計招其渠魁旣至則下之獄欲以次盡收其父兄子弟之爲盜者火其廬誅其人以拔其根其用心亦勤矣而獄吏懈於防群惡陰約其黨内外攻奪破械以逸乘巨艘入海不數日賊潛至欲刼邏舡燒官廨其禍叵測而不知公有先事之見已預選壯悍數百人給利器出重賞分布要害賊至一鼓而起擒之凡越獄諸元兇僞首就縛如驅群羊及檄撤江防諸公至事已平矣四郡之民聞呼之變不約而應吾邑諸大夫感公保障之恩相率徒賀而委予紀其事予於海冦之變至此凡三紀之矣然獨於上變於未發其爲功

易窮處掇患於既熾其為勞費不貲而公獨處其難而又不見其費孫子所謂機貴藏謀貴預公寔以之在法能捍大災除大患雖廟食東南亦不為忝而說者反謂公擒賊之功僅當縱囚之過嗚呼擒賊者公之能而縱囚者非公之責也果若人言則武侯七縱七擒亦可以功過準之乎此公論在人非一人之言所能移也予昔年罹海盜之禍至今聞之神色獨變所以感公者較諸大夫有甚焉故樂敘其事不敢以不文辭然不足為公重也第頌公之勳於王事急於民患以舒　朝廷之憂以慰黎元之望以為後來者勸焉

記

約遊洞庭記

嘉靖辛丑中秋後二日石川張子約山齋周子及予遊洞庭兩山兼訪時川姜子少溪王子前一日風雨山齋柬予云石川艤舟閶闔以俟萬萬毋爽予具十日舟費拉范小坡次日行至則石川以觀潮歸遇山齋於途挽之而東予興索然不得已謀虎丘之遊至則有惡客焉爲遂樽而酌飲于半塘寺僧舍明日謀石湖之遊至則有惡風焉又遂棹閶嚶嚶聲若風箏然舟人異之乃知箏絃觸風而鳴天籟自發小坡戲曰眞風箏也相與一笑抵蘇日尚未入小坡曰月色可

待補虎丘之未盡可乎予曰諾時有新禁無一人以
壺榼跡山寺者予二人坐千人石列酒殽池橋上撐
蓋蔽露風甜月高蔽閣傳綵謳浪取醉童子羅左右
絲竹間作主僧思遠以香茗至立談久之乃登三泉
亭面月豪飲既扶醉而下猶限十步一盃小坡輿陡
發歌月明星稀之詩自取巨觥滿引醉不能行使兩
童子挾之及登舟時漏下三鼓矣又明日告于西園
湯子高陽許子王并王子因語曰予三人小具以補
石湖之闕毋使虎丘獨擅其美予曰不然天下事順
逆倚伏安得一一求勝昔王子猷訪戴興盡而返昌
黎以不得一登滕王閣為欠事著之辭章予何人哉

敢一一求遂所欲以取譏於君子且洞庭湖山終不可負三君他日摺束下招予當楄舟獨馳長歌鯨吸以誇於石川不猶愈於石湖哉三君咲而頷之予遂發舟

四順堂記

堂成於嘉靖已亥八月朔客有携酒落之者問予曰何以名堂予應之曰四順客曰請聞其旨予曰予自知事讀易至順以動則未嘗不警惕於中故上事下交應內酬外皆不敢㳙乎理雖未必一一中道然亦無悖犯之過故曰順動及其久也循於身者有安分之譽應於天者有非分之福事

君而得乎君事親而得乎親交友而得乎友所欲必從所如皆合心安而色愉此則所謂順理之裕也故曰順裕及其中也遭暮夜之戎　祖宗百年之積委於煨燼而惡少因以橫逆加之干累於公庭者數年不息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於是處險如夷以理自遣得以暴白故曰順受及其老也百事都廢一切世味灰冷氷釋榮辱得喪東坡所謂鳥聲雲影畧不加意易曰順而止之故又曰順止夫順動則得乎理之常順裕則享乎天之報順受則不敢違道以倖免順止則不敢踰分以求足此四者皆予之身歷者也故以四順名堂客曰翁可謂善用易者也乃引醫

書亡既卒爵復觴引酬之主客俱醉而別明日次第
其說爲記

土地祠靈應記

神不在大小貴乎正正則靈靈則久故其血食不衰
若今所謂土地之神是也土地自古著於祀典至我
朝於諸司皆立祠謁祭之然未聞有靈應者惟予
里曰支婁二王其爵里歲月漫無可考舊建祠於陳
墩民以奔走爲勞乃於各村庵院附其像於傍室雖
曰二王而獨設一像又不知何說予里獨稱靈應每
事輒運乩憑神以神至遲速爲吉凶之符間有不至
者至則與人對答無隱諱村之人敬而依之若蓍龜

然信之至故感之深感之深故應之速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其菴院所奉有觀音真武三茆諸神其位號較之土地君崇重而寂無所著顯豈自以其分尊不屑與小民酬酢耶抑其神不正而無所施其靈異也抑或有鬼物者藉土地之名以戲弄愚夫愚婦也乎皆未可知也予次子範次孫醇儒一時出疹神之言頗驗其他徵應不能盡述村民請書其事故爲葺其祠而記之

三醫說

予素苦火疾兩耳如蟬鳴甚則頭項臃腫幾二十年矣今秋以多食傷脾作泄中滿不思食而火疾因大

發體熱如炙口閉出狂語或達旦不寐勢頗劇一醫診之曰食積也宜下之而漫不知火一醫診之曰火也宜降之而茫乎不知有積投數劑不効越五日王池先生至以二醫之言告之先生曰皆是也彼謂降火多寒劑而恐傷乎脾補脾多溫劑而恐助乎火故其藥偏勝而功弗奏吾將製二劑午以前滋陰則火自降午以後養脾則積自消使二劑各自爲功而不相妨焉不數日泄止熱減火漸伏而疾有瘳人以爲神功也昔有顯者患火疾久而喉腫痛因食冷物解之遂得脾泄病愈甚群醫莫能措手已而召張仲景仲景以藥數丸令緩嚥忽一日二疾皆愈顯者問曰

君之醫吾固知不凡然一藥而愈二疾何也仲景曰脾甚寒非熱劑不可吾以附子爲君而外以寒藥裹之藥至喉綫下　漸化可解火毒再下得附子力可解脾寒此非方書所載以意逆之耳顯者曰神醫也今先生二劑並用而各奏功非今日之仲景乎然則名著遐邇取重士夫增光先世慶流後人夫豈偶然者哉予以先生之言告二醫二醫憮然曰弗如也予因知二醫之術從此進矣予無以爲報乃托不斐之辭以攄下悰文字非報功之物然非先生則不敢將也

嗚呼人生知己之難也外若膠漆而中實氷炭者多矣所謂知己者外雖落落而實能信其中斯稱名矣予以疏直寡合知己者不多見而又有謬愛者六人焉恐久而忘爲作小傳毅齋劉公諱乾江陰人官至鴻臚卿與余同鄉舉相愛甚篤先父母亡求王陽明表墓公時在留都爲余謁陽明行四拜禮陽明以爲過公曰方時嗚與姓骨肉也於其親有子道焉曲林胥公諱鏊句容人官至僉事與予同年同官既致仕不遠千里訪予於南瀆者三别去見家人子弟必垂淚人有不足余者赤面爭之終始不易其情竹石謝公諱階江西人與余同爲行人官至太守相愛甚猶

兄弟毋見予疏漏處即指示其過惟恐予得罪於人蒙泉楊公諱銓豐城人與余同道朝夕必欲一見雖風雨不爽余轉廣東公適差清戎余乞致仕公再三止之後又促堂上以書勸行其惓惓之情雖至親不是過也白沙吳公諱賜南京人自同中舉即相厚公以甲科居翰林毋對公卿輒引薦不置後聞予致仕嘆惜累日鶴泉彭公諱汝寔四川人任南科予在道同事必欲以先輩處我予循格守分嘗謂人曰有才不伐有守下人者近世所無也凡此六友先施於予者無所不至今皆不可見矣圖報無門書此以識

三老傳

子不德不知何所取於遂官上御倦倦加愛扶顛持
危非泛然之恩而已予恐久而忘也合而爲傳以遺
子孫正德中予劾宸濠陰使人中傷之
武宗怒將逮捕錦衣獄時梁公厚齋爲相不受
詔 上益怒內使往返者三公終不許徐謂內使曰
言官冒死上疏若重譴之江西事無人敢言禍不可
測上怒稍解擲余疏於地曰憑他主張公以罰俸三
月進允之予得免於禍嘉靖初予劾內外害政者數
人物議洶洶時羅整菴吏侍署部事一日造予曰直
道難行柰何欲言而止者再余固詰之整菴曰適見
內閣云方御史此來只治得我家及閒蕭太監曰使

人蹤跡吾子且欲吾出吾子遠方吾不忍也茲欲轉吾省提學而俸資不及欲許養病而以病新起吾子宜自爲計予遂進本告南則張羅峯以夙恨飄吏部改官東廣喬白岩外雖順之而中不自安乃遺書本堂王中丞勸予之任不日有美除而余已飄然歸田矣羅峯恐予再用乃進本凡大禮大獄去官者不許推薦伍鄰堂見報甚不平即日薦予可大用羅峯大罵曰伍某身且不保敢多言乎不久亦去位此三老者周旋其間使予不至受禍今思之尚爾凛凛不知當時何以自容

壽爲五福之先七十稱古稀八十者愈稀若九十則千百之一二耳吾崑壽者數數而見人以爲壽星臨吳地然惟吾崑獨出他郡邑八十者歲有之若七十則不足異矣至於九十而又羸者得二老焉曰周秋汀諱瑞字應祥風流標致自少言動衣冠俊逸整素與諸生迥異且善音律屢試不偶六十外始以歲貢爲儒學訓導未幾謝政歸年九十有四曰高歸田諱以政字養民性氣淳厚在諸生中以德行稱不喜與人忤莫不敬而信之以貢士爲縣尹與秋汀先後縣尊年九十有三二老性稟不相似而相合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陸行則並輿水行則同舟公私宴集必

同赴赴則居首席名山勝水花朝月夕必携壺歌舞其於飲也量不足而興有餘人以二儒目之予一日問秋汀曰公之壽有所養乎荅曰吾平生於貧富窮達不甚注意處不足常若有餘吾心不至戚戚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問歸田則曰吾性不喜尚氣人有犯者受而不較只求自已寬泰吾之壽或者在此乎予聞而歎曰昔人謂量之寬弘者壽言之簡默者壽性之沉靜者壽二公皆有之其齊壽也固宜今有踰八望九者動以二公爲言而心地險傾且求且忮韓子所謂原壤之流壽猶不壽也作二老傳以別之

二猫傳

予家蓄二猫一牡一牝生三子別有二猫不容其乳哺哺則齧嚙足擲牝不能勝也嘶三子置之他處遂逸往西隣其牡不見三子奔號累日亦逸往東隣多方求之不得每間歸誘以食食盡則馳去如此者幾一年忽一日牡不呼而至至則與二猫狎與之食每讓二猫食將半方就食見牝自西家歸則怒目而逐之牝自此絕不至又與西家牡生子東家愛牡之善捕也亦多方求之日以美食置屋角牡不顧予喜其不忘主也每舉筯必私與以物二猫或奪去亦不爭偶讀司馬公猫䝙傳有猫曰山賓者既與都監常鼎

後歲餘復歸公附其事於傳尾與予家牡猫事相類夫二猫皆獸也一則棄子而逃一則戀主而反其善惡之相去如此蓋其得於性稟者不同非有所教而能也况人之靈其善惡之相去而又移之於習則堯桀舜蹠之分何足恠哉

書

與時川

辱惠內養之術及藥方一事再三讀之大抵皆採陰補陽之說而藥品多辛熱燥烈之味僕爲之吷而且駭僕覩服此藥者火動水枯多發痈毒古之豪傑呂黎之明達坐此而斃而近年魏子才亦以此

股腫遂至不起然原其情皆迫於無後甚不得已也
僕賴先人之靈子孫四人在膝前年已七十矣於外
事避之如蜂蠆惟恐其近我也而敢以褻辱之軀犯
之自促其光景乎哉又承諭僕深藏寡出無山水之
興令人悶悶誠達人之詞也但人之性氣各有不同
僕少長村塢中過於鄙朴不識遊觀之樂至三十外
始從諸公遊將謂休謝歸以家事付之子得以從容
登涉以爲平生之快不意老年得幼子別創田屋教
之讀書日復一日依然舊日氣象宜爲　執事之所
擯詒也　執事輕輿風舫綸巾野服放浪於寛閒幽
勝之地一杯自持萬慮都遣使人望之眞如列仙僕

雖陋劣亦垂涎久矣但聞時披可人此恐非老年所宜詢之則即五年前所蓄者僕亦嘗有此不久遺去如釋重負然尤恨去之不早僕素有用世之志爲當道所抑鬱不得施故藉此以寄無聊之情實非本心也意　執事之心不殊此東坡云不能遊方之外而留意於物未有不爲所累者　執事試一遣之以觀身心之損益則恐內養之藥無有過於此者矣恃愛冒瀆可否惟命

復丁獻之

承教言評二蘇公之文謂頴濱過於長公　執事或別有所見僕未敢以爲然也自二蘇先生後歷宋及

元不我　朝評文者多矣未嘗聞此言東坡云近子
由作黃樓賦頗見己志而議者遂以爲其代作則在
當時已有優劣矣且諸本集古今文粹在東坡則有
昌黎廟碑喜雨亭記等篇不一而足而潁濱則寥寥
不多見豈刪較去取者有愛憎於其間哉他不敢多
述只以　執事所稱潁濱人物論有一二可疑處請
爲　執事誦之屈原之忠無媿比干因賈誼何必懷
此故都一言而遂以爲不合聖人之道陳蕃奏誅曹
節王甫等以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王敦擁兵犯闕
蘇峻擅兵謀逆時劉隗刁協庾亮共殺其奸王導以
敦故隱忍不言以爲從容應變牛李維州之議各有

是非而專是生非李以爲德裕有才無德故僧孺二子俱顯而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爲天之所棄焉道歷事五季人臣之節掃地矣乃以管仲相桓公晏嬰不死莊公之難爲比若此者可以爲知人乎在東坡有是論否乎僕非敢議前賢因 執事聚長公大過汝不得不告耳若曰二先生之文伯仲也則亦庶乎其可矣

復劉秀才

前月十日接手教知 執事受辱於縣大夫且述其傲慢士夫不一而足令人慨嘆僕自爲諸生時見有司待士[illegible]亦未嘗有傲慢者與近

時事體逈異第不知作俑於何人儻嘗求其故矣夫天下勢也勢之所在人挾之則人趨之有司操得爲之權其勢必至於傲慢士夫不自重從而趨之又從而干之趨與傲相遭干與慢相遘而猜嫌生焉怨讟興焉亦其常也第不知士夫之自取歟抑有司之自尊歟士夫之自取則當求吾之所以致傲慢者而改之若有司之自尊則吾且柰何哉爲　執事計惟曰自重而已耳深居寡出守分循禮於縣大夫之事一毫不敢干預而又不敢非其所不足吾能盡自重之道彼雖傲慢亦何由施於　執事哉若數數而見之瑣瑣而干之嘵嘵而議之一加詰責則怨而謗之如

此而語人曰有司之不良人亦弗信之矣草草奉復

幸取其可者

與吳顧山論文

所使至辱惠空同集且以周黃二子所以稱獻吉者

下委小子評其當否僕踈淺不曾習爲古文身處堂

下而欲議堂上人曲直難矣哉然盛意不可虛乃敢

粗述以求折衷夫文也者主乎理而發乎氣者也譬

若人之言語但求其當而已何必齊語之善而楚語

之惡也六經之文平易明白無聱牙屈曲之辭而萬

古莫有過之者至戰國辭命及魏晉以降則艱深其

說平者危之明者晦之比之六經又一格局蓋六經

無意而戰國以後有意也故自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勞心焦思稿至數易而後成聖人之於經果若是用意乎哉後之學者厭常喜新專意於戰國秦晉之體模倣成式如畫工之施丹青分寸不爽以求悅於人人見其奇而漸深而怪也以爲出於六經之上而不知六經者造化也戰國以後之文雕鏤也昔楊子雲作太玄擬易司馬文正見而奬之以爲玄過於易議者曰司馬公知有太玄而不知有易是猶數仞及肩所觀者未至也今周黃二子推儼吉之文意若千載一人而儼吉自許亦不在韓柳之下吾恐其丹青者也雕鏤者也齊語者也及肩者也二子許之過矣傑

嘗讀韓柳歐蘇曾諸及我　明楊文貞劉青田李西涯丘瓊臺程篁墩吳匏菴王守谿諸公之作皆本於六經而不取乎戰國其必有所見矣雖然獻吉亦一時之英也不可多訾第其處江西之變與平昔所以自許者不侔耳草草奉復惟　高明裁之

復胡世父

昨承以部劄見示且惠書惓惓道白岩公之意促僕一出而謂僕遺榮眷高未爲知僕者也今之人得一小官衝暑冒寒奔走趨事以竊升斗之祿何也其心欲以榮父母妻子誇耀鄉里親戚故也僕何人獨無是心哉況以鄙劣下才受方面之任何所不可而顧

爲此矯激不情之舉以勸上官移文之勞但僕有不可出者三事　執事或未之知也僕爲人坐氣高不能受汚名當道者虜我此地其立意以庸發人視我僕若目昧而往萬一加以惡名逡巡而退　執事能保其必無乎此不可出者一也僕告改由間道適龍灣廖公爲吏書家兄在文選舊例道中謁吏部不行跪禮而廖公必欲行之俛首而聽從者衆矣僕獨不敢負此縣以去就決之留都士夫皆以僕所執爲是廣東舊例二司初見撫公行跪禮僕若不從則不但得罪撫公而二司亦目爲恠人矣使從而跪之則倨於前而恭於後　執事以爲可乎不可乎此不可出者

二也僕做秀才時聞先輩云兩司奉承御史如孝子順孫其畏敬如嚴師弟子僕時私心自許一日得志必不如此言今去舊時又三四十年御史日尊而趨諂日甚僕一人若倔強其中其取禍可計日矣　執事以僕之性氣其肯俯仰於人者乎此不可出者三也僕負此三者豈不顛一出哉甚不得已也昔日遺宗養高　執事未爲知僕也僕巳令人再疏乞休就將文憑繳還吏部　執事慎勿以白岩爲言善爲我辭是所望也